新民网：www.xinmin.cn 24小时读者热线：962555 编辑邮箱：xmwhb@xmwb.com.cn 读者来信：dzlx@xmwb.com.cn

99岁文艺理论家钱谷融昨晚留下最后一句话

“把窗帘拉起来吧，让我休息一下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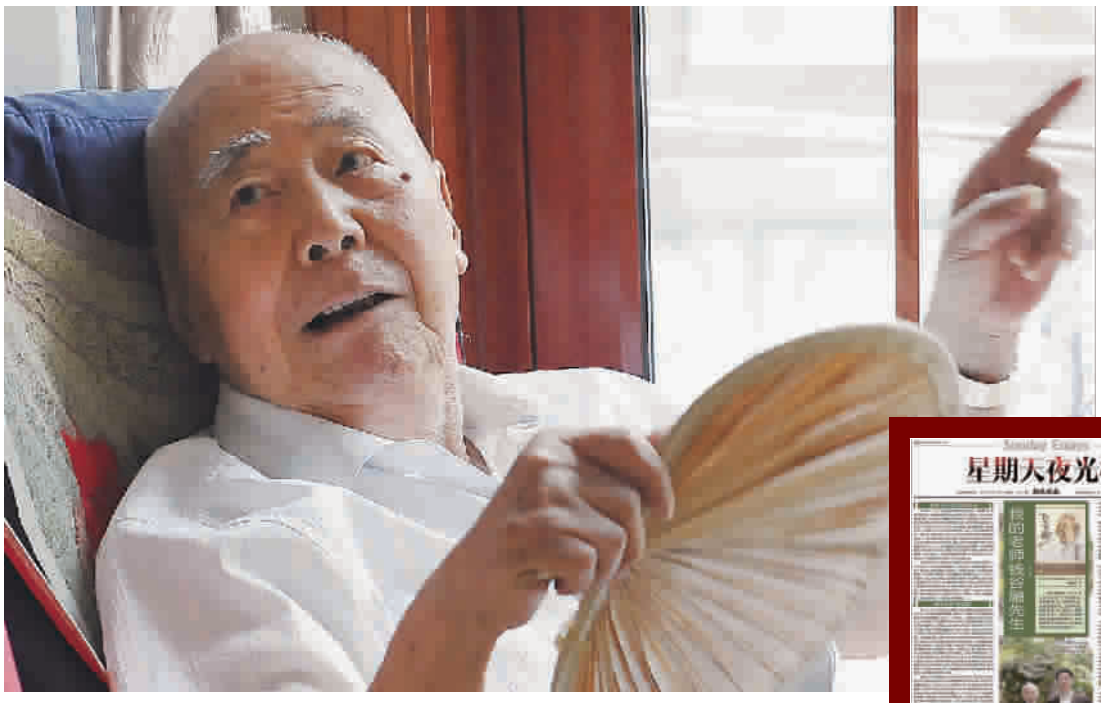
生逝同日

本报讯（记者 徐翌晟）文艺理论家钱谷融于昨天21时08分在华山医院逝世，享年99岁。“把窗帘拉起来吧，让我休息一下。”这是钱谷融先生留给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。

从钱老的弟子、华师大教授杨扬处甫一传出这个消息时，大家都非常惊讶。9月28日，是钱谷融的生日，也是“万世师表”的孔子诞辰之日。去年，当时98岁高龄的理论家钱谷融还坐高铁赴京参加了第九次作代会。

从1993年开始正式跟着钱先生的学者倪文尖，成为最后几班“钱门弟子”，他本想昨天一早去医院给钱先生过生日，怕人多，便改到下午4点。学者陈子善告诉倪文尖，钱先生的状态不是很好，但神志非常清楚。见到钱先生时，先生对倪文尖说：“我已经看不到你了。”然后，钱先生就要把窗帘拉上，虽然看起来情况不大好，倪文尖觉得自己住得近，可以随叫随到，便说：“我会再来。”他遗憾，自己没有再多看先生一眼。“其实，下午医院就要发病危通知了，但因为9月28日是钱先生的生日，就没有发。最后，也没有进行伤害性的抢救。”倪文尖说。

又讯 10月2日上午9:00至11:00，在龙华殡仪馆大厅送别钱谷融先生。



■ 两年前夏天钱谷融在家中 谢意 摄

治学做人

从1951年住到长风湖边的华师大教师公寓到现在，钱谷融整整住了66年，大半个世纪，钱家惟一的“乔迁”就是从一村搬到了二村。钱谷融先生大隐于市，他写打油诗道：“不是长风公园好，今生何必住二村？”

从华东师大建校起，他当了38年讲师，到法定退休年龄延聘之后，才直接评上的教授，一干干到80岁。

虽然学术研究领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，但钱谷融一直对魏晋风度向往不已，认为那是一种把文化融到身体里、浸透到修养中的状态，他希望今天的人们不要过于粗鄙、市侩气。许多学生在回忆钱谷融老师的授业时，都会提及两个关键词：无为而治、文学是人学。作为文艺理论大家，钱谷融一生最重要的一句话：文学就是人学。1957年，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一次大型的学术讨论会，就在这年2月，钱谷融受当时“双百方针”的精神鼓舞，写的《论“文学是人学”》问世。他重申并诠释了五四以来倡导的“文学是人学”的观点，几十年过去，从未改变。用最简洁明了的语言，道出了文学的本质 。“我说文学是人学，主要是说文学是写人的，是表现人影响人的，是对人的判断，讲人道主义。我从来没认为自己错。我心怀坦荡。”在长期挨批的情形之下，钱谷融写就了《〈雷雨〉人物谈》。他说，《雷雨》抓住了他的心，使他产生了很大共鸣，他情不自禁地要深入下去，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。

钱谷融认为，治学的道理和做人是一致的，首先必须真诚。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，没有对于治学的真诚态度，学问是不会达到深湛境界的。对于治学的真诚，也意味着不能将其视为手段，当作谋取世俗名誉的途径。

央视《朗读者》节目采访钱谷融时，作为最年长的“朗读者”，他挑选了鲁迅先生的《生命的路》：生命的路是进步的，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，什么都阻止他不得。 本报记者 **徐翌晟**

星期天夜光杯
我的老师钱谷融先生

■ 今年5月21日，本报《夜光杯》刊登华师大杨扬教授与钱谷融交往纪事

上海文学艺术奖
钱谷融：心灵的自由最珍贵

■ 2014年12月17日，新民晚报《上海文学艺术奖特刊》

师恩点滴

音形兼顾帮改名

为人和善，散淡，是钱谷融留给大部分人的感觉，在他家里上课，都是他亲自泡茶。但是他心中自有一把尺，对学生非常严格，写硕士论文时他严厉批评了倪文尖，并要求他“推倒重来”。倪文尖说，钱先生的教导他铭记在心，“做学问，第一求真，真的是你自己，你是有自己想法的人，表达出了真，自然深，真的深了，就会新。”

“你这个名字尖不好，”钱谷融曾经把“尖”改成“兼”，倪文尖在校外任职时便采用了先生改过的名字，用了一年。倪文尖透露，“许子东的名字也是钱先生给改的，他原来叫‘志东’。”

话剧未成“师不待”

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姚扣根与钱谷融最初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联一次讲座，先生关照有意考他博士的姚扣根说：“外语好的话，考我的博士会好点。”钱谷融的博士读了四年，学生们都很崇拜钱先生。“写论文时，大家都有点‘怕’，反反复复检查好几次才敢交给他，一个错别字都不敢有。”作业交给钱谷融，他总是认真看，给有些学生的分数打得很低，他毫不通融地说：“你只能这点分数”。“他对于美感，打动人的东西看得非常重。”姚扣根说。他一直想写个专门的话剧描写钱谷融，“钱先生说你们谁都可以写，你们写的是你们的事情。”令姚扣根遗憾的是，自己没有早点动手，否则钱先生就能看见了。

吹了蜡烛切了蛋糕

钱谷融的弟子、文艺评论家王雪瑛当天与大家吹了蜡烛切了蛋糕又拍了照片，那时候钱谷融依然头脑清晰，说话的声音也很清晰，中午12点左右王雪瑛离开了医院。“本来10月28日，华师大中文系和作协定了给钱谷融先生办百岁华诞，弟子们届时都会回来。”

今年4月底，身体一向还好的钱谷融住院了，但老人精神状态很好，王雪瑛在今年夏天最热的日子里去探望他，他依然睿智，思维敏捷，时刻能感受到他闪烁的智慧火花。“有时候，他发现谈话的对象有些地方说得不对，他就说得少了。”

“他的散淡是表面的，内心非常执着，对艺术的感受非常敏锐。我们都追求美，唯美，他认为：‘以美来统摄真和善。’”王雪瑛回忆。钱谷融常常说自己最喜欢的人物是诸葛亮：“我可是喜欢还没有去辅佐刘备时的诸葛亮。”

最近，钱谷融病重，王雪瑛星期天下午就去看他，开玩笑地问：“你说我是谁啊？”钱先生也开玩笑地回答：“我现在不知道你是谁了呀。”王雪瑛在病房里唱歌给钱先生听，“我怕影响别人，就很轻很轻地唱。”钱先生从不唱歌，他说：“我不会唱，可我会欣赏。你唱什么我都爱听。”“离开的时候，先生的手还很温暖。”

约定三年静以默哀

钱谷融的弟子之一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殷国明，曾用“读书寄怀秋水，对人如坐春风”的对句，来称赞他心目中的恩师，20余年来，他一直陪着爱下棋的钱先生对弈。昨晚，殷国明沉默地以短信形式表达：“已和先生约定，至少三年不参与任何访谈、纪念活动，静以默哀。”

今天的华东师大中文系显得十分肃穆。钱先生的生前好友、学生、同事纷纷为失去这位中国教坛和文坛的长者而悲痛。“先生走好。大学第一堂课就是他给我们上的，那天他也这样戴着鸭舌帽，拒绝助理搀扶，精神矍铄地告诉我们，文学即人学。”有学生留言说。

本报记者 **徐翌晟 王蔚 易蓉**